

韩阳十景之 鹤岫朝烟

□ 方明

清光绪版《福安县志》以:“晓烟一抹,雉堞迷离”八字,为鹤山勾勒出朦胧的轮廓。这座与龟湖遥相对峙的城东山峦,自明清以来便是文人墨客笔下的灵秀之地。清邑人李馨诗中“鹤岫出单椒,俯瞰城东路。山烟起蒙蒙,初旭迷岩树”的晨光写意,与陈从潮“拂曙岚烟浓,蒙蒙山正晓”的工笔描绘,共同构建出“鹤岫朝烟”的诗画意境——当第一缕晨光穿透山岚,整座城池便隐没在流动的雾霭之中,登山者恍若踏云而行。

每当清晨,山间云雾缭绕,朝烟袅袅升起,登临其巅,仿佛置身于仙境之中,城市的喧嚣仿佛都被这朝烟所笼罩,诗意盎然。如今,随着时间的推移,建筑物的兴起,那青山树木葱茏、初升太阳也迷岩的情景无法领略,那股欲眼迷离的曙岚朝烟亦荡然无存,钢筋水泥扩张蚕食了自然景观,古人笔下“烟拂红霞袅娜来”的晨雾奇观已难寻觅。登山所见,唯有道观飞檐在楼宇缝隙间若隐若现,檀香与市声在海拔200米处奇异交融。

乙巳初夏周末之际,只身登临鹤山,寻觅鹤岫朝烟,拾级而上时,水泥路中的青苔仍沾着晨露。这座曾被清人李馨形容为“山烟起蒙蒙,初旭迷岩树”的鹤山,如今在钢筋森林的包围中,像一幅被裁去留白的古画。

山巅矗立鹤山道观,依山势层叠而上,位于城北街道东凤社区、棠发洋社区、城南街道南郊社区交界处,大罗宝殿等主体建筑以15000平方米的规模铺陈于山巅。这座始建于万历年间(1573—1619)的全真道场,历经数百年香火传承,现存建筑多为上世纪八十年代由陈信桂道长主持重建。当年这位年方二十的少女离乡筑观,用三十余亩山地缔造出闽东重要的道教圣地,气势恢宏。

笔者穿越时空,遥想当年在尚能见证“鹤岫朝烟”的年代,黎明时分的鹤山宛如未干的水墨长卷:乳色雾气沿石阶流淌,将青榕古松晕染成深浅不一的墨块;山雀振翅划破凝滞的雾幕,荡开的涟漪里偶然露出山下村落的黛瓦。登山者衣袂沾湿的片刻,会看见阳光突然刺



透云层,让凝结在蛛网上的露珠骤然化作七彩光点——这般转瞬即逝的幻境,正是“不知下有城池”的玄妙注解。

而今虽已无古人:“鹤恋青榕去不回,岫横东廓势巍崔。朝阳喷薄含羞态,烟拂红霞袅娜来”之美景,自然景观式微,但鹤山道观仍以晨钟暮鼓延续着文化血脉,祈愿莘莘学子迈入高等学府深造。在建的鹤山书院与道德经文化长廊,试图在钢筋混凝土的丛林里重构“一山青黛浮云上”的人文意境。当游客立于大雄宝殿前远眺,或许能在某个湿

润的清晨,与古籍中记载的“雉堞迷离”隔空相遇——这或许就是文化记忆最动人的延续方式。

下山时特意绕道残存的明代石阶,指尖抚过被香客磨出包浆的护栏。回首望山,恍然惊觉方才的云烟幻境已深印心间,总希望能呈现“一山青黛浮云上,万树空蒙滴翠中”鹤岫朝烟的山水人文景象。

山风穿过钢架结构的啸叫,取代了雾霭摩挲松针的沙响。鹤山道观的晨钟依然准时敲响,但召唤的已不是往昔的烟霞,而是我们对诗意栖居的永恒渴慕。

韩阳十景之 廉岭孤树

□ 叶子清



端午时节,坂中畲族乡廉岭村沉浸在“粽情畲乡 趣游廉岭”的安康喜悦中。此行的焦点,是心系已久的“廉岭孤树”。

孤树所在之岭,位于福安西南,古称“马山岭”,是昔日溪潭镇溪北洋通往县城的要道。清光绪《福安县志》载:“岭因薛明月先生名。中有古树,百尺无枝,霜皮溜雨。”这棵被乡人誉为“龙门之桐”、“孔明祠前之柏”的古树,承载着诗意的咏叹:“廉溪水洁怀明月,岭上虬松风骨存,孤木回春沾雨露,树姿枝态尽朝阳。”清人陈从潮亦赞其风骨:“高风标岭上,谁继白云端?古木饱霜雪,孤树耐岁寒。”

廉岭村,便静卧在这座仙岫山脉南麓,依古道而生,距市区咫尺之遥(3.5公里),平均海拔220米,是个有着三百余年历史的纯畲族村落,下辖六个自然村,二百余户畲族人家(主姓钟、雷、吴),世代聚居于此。青山环抱,林木葱郁,森林覆盖率高达80%。这片山水滋养的村落,自然风光毓秀,人文积淀深厚,先后荣获“全国少数民族特色村寨”、“福建省美丽乡村建设示范村”、“省级传统村落”等多项殊荣。

村名“廉岭”,源起一段唐代佳话,唐神龙二年(706年),福安先贤薛令之高中进士,成为八闽首位进士,官至左补阙、太子侍讲,一生清廉自守。至德元年(756年),唐肃宗登基后欲召恩师回朝,惊悉薛公已逝,哀恸不已,特敕名其家乡之山为“廉岭”,溪为“廉溪”,村为“廉村”。自此,“三廉”之名流传千古,廉岭亦成为中国历史上唯一由皇帝敕封、以“廉”字命名的山川。

探访古村,时光的印记俯拾皆是:蜿蜒于山间的千年廉岭古道,曾是福安通往

西部的文化“丝路”;散落的清代古民居,黛瓦黄墙,土木精巧,层次分明,厅堂明亮,更有古炮楼巍然矗立左右,守护着历史的静谧;清同治年间的“廉岭亭”、“马山亭”遗址,以及明代烽火台,无言诉说着沧桑;保存完好的畲族婚嫁花轿、手抄的歌言歌本、古老的织布机,则为世人打开了一扇品读畲族璀璨文化的窗口。村中溪流潺潺,竹木掩映,民风淳朴,民俗浓郁,确是一处融合了畲韵、廉风、古意,独具桃源风情的畲寨。

作为“韩阳十景”之一的“廉岭孤树”,其传说更是神奇。县志描绘其“百尺无枝,霜皮溜雨”,千百年来栉风沐雨,傲立岭巅。相传此树与城中上杭虎井竟有灵犀相通——每逢中秋月圆,井水中便会映现孤树之影。乡人曾于次年中秋以红布罩树,井中之影竟也神奇地披上了红霞,成为世代相传的奇谈。

踏上古道,两侧古松参天,郁郁葱葱。同治年间修筑的“廉岭亭”依然完好,供往来行人歇脚。山顶豁口处,“马山亭”遗址尚存,古道西向七曲蜿蜒,曾有“清水亭”,岭下则通往打响闽东工农革命第一枪的老区基点村——马山村。村西南山岗上,矗立着一座明代抗击倭寇的烽火台,巨石垒砌,圆形台基,虽历经风雨,仍结构清晰,登临其上,溪北洋与福安盆地尽收眼底。

廉岭山水依然青秀,古道石阶依旧坚实,烽火台沉默伫立……然而,追寻的目光最终落定处,是那岭上空寂的一方。那株饱经风霜雨雪、见证千年沧桑的“廉岭孤树”,已然消逝在时光深处,唯余诗文与传说在风中低回,诉说着它不朽的风骨与曾经的孤标。

东山雪霁,作为韩阳十景的地理绝唱,雄踞城阳镇上沃村,海拔1184米的巍峨山体与柘荣县山脉血脉相连。古籍记载其“崔嵬逼汉,积雪难消”的奇观,明万历《福安县志》以“六月而寒甚”,道出这座“邑诸山之祖”的凛冽气质。清代邑人李馨“东山如玉屏,积雪初晴射”的咏叹,与陈从潮“晴雾宸山春,皎皎凌新月”的描摹,共同构建起文人墨客心中的冰雪圣境。

东山雪霁胜地,距韩城二十多公里,为韩阳十景最远之美景。冬季首雪覆盖时,山势崔嵬,积雪难消,银冠山体与苍松形成“群峰皆白首,雾光为开颜”的视觉交响。晴日城中远眺,可见雪线如工笔勾勒,这种闽东少有的高山雪景,成就了“无雪不过年”的农耕文明记忆。

清光绪十年版《福安县志》载:“东山雪霁,崔嵬逼汉,积雪难消。上有乔柯,繁大五丈。”邑人李馨诗曰:“东山如玉屏,积雪初晴射。幽润耀微流,苍松偃寒柏。”陈从潮亦赋诗:“晴雾宸山春,皎皎凌新月。”更有者赞叹:“东风无力挽狂澜,山野浑然一色看。雪压群峰皆白首,雾光和煦为开颜。”可见东山之巅雪色茫茫,风光秀丽。

笔者春日造访时,站在山巅俯瞰四方,颇有一种“会当凌绝顶,一览众山小”的感觉,虽未遇雪霁奇观,却见证另一重生命奇迹——杜鹃花在云海中鲜艳夺目,傲然挺立。盘山公路如白玉腰带缠绕山间,现代工程与自然造物形成奇妙共生,而西南方向沃野平畴的视野,依然延续着古人“羽化登仙”的审美体验。

当气候变迁使“东山无雪”渐成常态,李馨笔下“苍松偃寒柏”的景致,如今要往更高处寻了。这场跨越六百年的冰雪叙事正被重新书写:阳春三月偶遇的倒春寒雪景,成为珍稀的生态样本,霞光中积雪如“浴女纱衣”的比喻,暗示着自然馈赠的易逝性。从万历县志的记载,到当代登山者的凝视,东山始终是承载集体记忆的文化容器,其雪线变化实为人与自然关系的晴雨表。

在工业文明时代,“雪霁”意象已从气候现象,升华为精神符号——它提醒我们:真正的永恒不在于冰雪不消,而在于人对自然的敬畏之心永不消融。放羊老汉念叨着:“从前雪能埋到漆树腰,现在连芒草尖都盖不全了。”

东山雪霁的消长,恰似一部微缩的文明演进史。当古县志中的“乔柯五丈”,可能已随雪线上升而消失,新一代福安人正在创造与山对话的新方式:或是记录映山红的花期变化,或是测量云雾层的化学构成。这座海拔1184米的高山,终究会以新的形态继续“为邑诸山之祖”——不仅在地理意义上,更在生态文明的觉醒中。

韩阳十景之
东山雪霁

□ 蓝天

